

湖廣通志

自卷四十七
至卷四十九

庫文閣內			漢書類
四六函	三九六九	架冊號類	
九	六九二	架冊號類	

庫文閣內			漢書類
三九函	三九六九	架冊號類	
三	六九二	架冊號類	

(六七五卅)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76)	
函號	291	97

五七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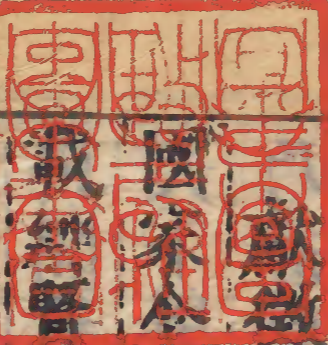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湖廣總志卷第四十七

後草文庫



甲凡郡邑祀鄉賢於澤宮廣風厲也故志例得
也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子焉不學由此觀之識大者獻也識小者非獻乎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志固史之流而體稍別焉彼以史
名官則人主嘗以是非之權畀之若董狐南史是也衮
鉞之論所繇來矣志亡命職也徒衮鉞云乎哉小大兼
述稱美不稱惡以徵獻也書之所謂典刑是也志之體

宜爾矣曰然則何以不盡錄郡邑之祀也各以勢章實
繇阿掩誦瀆之舉非一日矣烏得而槩殉之乎楚固多
材自虞周以來至於勝國歷數千年後先輝映鬱為王
楨且事久論定瑕瑜之辨犁然可考而覩矣逮明興
逾二百年其間鴻卿鉅公遭時遇主論思宣力輔轂當
世與臨難抗言伏節死義暨文學論議之臣定是稽疑
與閭巷布衣砥行立名者光掩前冊不可勝記即賢有
大小槩於典刑何謂無助焉是用次其世數揭著於篇
乃若疑者存之生者俟之古者鄉先生既歿而議祭于
社蓋其慎哉志獻徵

獻徵一 虞周 列傳 列國

虞○善卷隱居德山莊子云舜以天下讓於善卷善卷
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
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去
而入深山不知其處宋政和間賜號遁世高蹈先生李
燾記武陵有卷壇辰溪有卷冢云

周○鬻熊周文王師博懷道德善謀政事幽綜造化遠
則不遺明暢神理靜守以正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耄矣
鬻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耄矣坐策國事猶未也文王

問君子職在民何曰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闇闇者民失其教也武王問守攻戰曰由和而可也政平在人謂之文政禮恭在人謂之文禮治仁在人謂之文治夫治陳在刑而仁行焉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未之有也成王問興國之道曰思善則行之位敬而常行信而長為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性和與道帝王之器也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止述七篇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謚穆仲封于樊今襄陽樊城是也魯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戲見王王將立戲山甫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命必誅今見其少是教其逆若魯從之王命將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宣王伐魯立孝公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者山甫曰魯侯孝王乃命孝公于夷宮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山甫諫曰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先是宣王命山甫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一統志繫于鄭又曰房陵人初宣王勵精中興脩文武大業乃命吉甫北征獫狁厥後

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策程伯休父爲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咸作詩以贈送之

尹伯奇吉甫子後母譖而逐之編荷爲衣採椹而食作履霜操

列國○季梁隨賢臣達於天地之道昭於神人之義量而後入信而後諫時而後動以小事大而不以爲耻以忠處佞而不以爲忌以誠遇主而不以爲勞楚武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水之能敵火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中於民而信於神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歎豐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關伯比楚大夫富謀畧閑紀律料敵知人善用其勇楚武王伐隨使遠章求成軍於瑕待之隨使少師董成關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後少師有寵於隨侯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楚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

下之弗許而後戰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尚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廼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遂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及屈瑕伐羅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屈瑕果敗

熊且率比楚大夫武王伐隨鬬伯比請羸師誘之且率比曰季梁在何益

鬬子文伯比之子初伯比處於邲淫邲子女生子文邲

夫人使棄諸桑中有虎乳之邲子使遂收之楚人謂處於菟謂乳穀初名鬬穀於菟楚城王以爲令尹三仕不喜三已不愠不爲爵祿勉以憂勤于社稷鬬班殺于元子文毀其家以紆國難時齊桓方霸楚多難子文量力而動會命不渝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其族有干法者廷理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遂刑其族舉子玉爲令尹悉告以舊政成王聞子文之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簋羞之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每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死非逃富也故當時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子文之功居多楚人歌之

其後越椒爲亂楚子誅之進厥子克黃封於邲爲邲公
關氏之族益大

關克黃子文之孫楚箴尹也楚王殺越椒滅若敖氏之
宗惟克黃使于齊還聞難人曰不可以入克黃曰棄君
之命孰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
敗王患子文之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
命曰生若敖之族使非克黃關氏將不血食矣

楚伯楚大夫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
觀楚子問之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
子從之

屈完楚大夫長於專對初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
仲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復師
徑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
與完乘而觀之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聽
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及諸侯盟

虞丘伯楚大夫楚莊王在位伯爲叔
羸多能其性無欲若與而授之政則國
子肅寡人得以長于中國而令行於
諸侯

伯曰又固祿位者貪榮不進爵者望之厚也
三者不忠臣固駐之莊王從之滿虞以伯來
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立伯家于漢漢放執
虞之虞立伯喜入見王曰王知叔敖賢故舉國法而
不置刑戮而不執不負所舉矣王曰夫示之賜也
吾笑難之叔敖又曰孫叔敖名饒楚大夫為魯之子也
楚莊王以說 令尹辭乃薦叔敖虞立伯亦薦之遂
迎為令尹叔敖布政以道授民以時宣導府谷賦
米堤防湖浦收九澤之利擇楚國憲典以訓上軍
民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改幣以適民市高
以資民車王使城沂叔敖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
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具
餼糧度有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荀林父及楚戰於
邲叔敖曰先人奪人遂進師晉人敗績叔敖病甚無棺
槨遺命其子往見優孟其子困窮破褐賣薪優孟以滑
稽晤莊王封其子於潘鄉有吾嘗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為令尹不榮三去之無憂色歎柰何以過人曰其來不
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非我也無憂而已
何以過人

蘇從楚大夫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日夜為樂下令諫者殺伍舉隱諫王淫益甚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從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王乃罷淫樂聽政誅數百人進數百人任伍舉及從以政國大治

士亶楚大夫楚莊王使傅太子箴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申叔時楚大夫申公也若於禮義達於經典厚於處物約以守身初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申叔時歷舉教太子之道士亶舉之後恭王克勵于行者多叔時力也先是楚子伐陳欲縣之對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乃復封陳及楚子侵鄭子反俞盟申叔時已老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子反果不克終

戰黎楚大夫廬尹也廬在今襄陽公子變子儀作亂以莊王出將如商密道廬戰黎殺變及儀而以王歸三年王使戰黎侵庸及庸方城

工尹路楚大夫靈王將求鼎於周求田於鄭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拙敢請命王入視之出語左史倚相倚

相誦祈招之詩王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

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將三年十慶諫曰隱有大鳥
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以長羽
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士慶曰所願聞已王悅授之相
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矣王賜士慶而不
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不及國外不及諸侯可
富而不貴也於是出其實寶王而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
言語者士之路也

完蘇一曰完饒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完蘇常忠我以道
正我汝以義吾與之眾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存
也申侯吾所樂者勸為之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之處
常樂也必堅遺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逐申侯拜
完蘇為上卿

公子曰字子囊襄公為楚令尹秦景公乞師伐晉子囊
曰不可晉君眾不失選其卿讓仁吾其大夫不失守其
士兢于教商人力於農穡晉不可敵楚王卒大夫請諡
為靈子囊曰事君者先其善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不可謂共乎諡曰共子囊帥師伐吳敗績子
囊歸卒遺言謂子庚必成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申叔豫叔時孫楚大夫共王欲與叔豫為令尹使子馮訪之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為也遂辭及子馮為令尹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叔豫引觀起璧之子馮辭八人而王安

遠子馮楚令尹善察事幾不自滿假為令尹訪於申叔豫璧之子馮悟曰吾見申叔所聞生死而肉骨也舒鳩人受盟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而又伐之儻無罪也姑息民以待

為掩子馮之子為司馬子木使脩賦賦車籍馬既成以受子木歸功子馮乃償掩後楚公子圍殺蕪掩而取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絕民之主不祥莫大焉

屈建字子木屈蕩之孫屈到之子為楚莫敖初屈到嗜芟有疾曰祭少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子木曰夫子不以其私干國之典遂去之子木為令尹舒鳩人叛子木伐之以為掩為司馬楚子將賞功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蔡聲子歸生使晉還如楚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今椒舉在晉矣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

言諸王而復之子木問於趙孟聞范武子之德歸以語
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

屈廬楚臣白公勝殺子西子期廬遇之勝拔劍曰子與
我將舍子不然無逃也廬曰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

不恐而況為人臣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上知天命下
知臣道其可劫乎白公遂拔其刃

遠罷字子蕩楚令尹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賦既醉叔
向曰遠氏有後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後

靈王立以為令尹帥師伐吳遣遠洩伐徐吳人救之殺
遠洩靈王沒作乾谿

遠啓疆楚太宰直而能盡諫楚靈以為太宰晉韓宣子
如楚送叔向為介楚子曰晉君讐敵也吾將辱之遠啓

疆諫止之其言講信修睦悉中禮義

白公子張楚大夫忠以格主智以謀身楚無良焉楚靈
王患子張之諫謂史老曰吾欲已諫史老不可子張又

諫王如史老之對乃引說命以啓之王病之曰子復語
不殺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子張遂趨而退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難

中無宇楚芊尹初靈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
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

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詰諸王無宇辭曰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毋乃闕乎王遂
赦之楚子滅蔡使子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無宇對曰擇
子莫如父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
大城何如對曰尾大不掉君所知也邊境者國之尾也
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僕夫子誓以
無宇之言告於王曰是知天矣安知民則是誕也右尹
子革曰民知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無
宇可謂燭於事幾達於國體矣

申亥無宇子嗣為芋尹靈王乾谿之難公夏將入郢亥
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
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王縊於亥室以二
女殉葬之

鄭丹字子革楚右尹靈王狩於州來次於乾谿問求周
鼎取鄭田子革皆諫及舉穆王八駿之遊諷之立半王
使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關辛子文之玄孫蔓成然之子也成然字子旗楚以為
令尹封陳蔡而復之子旗與養氏比王滅養氏族遂殺
子旗使其子關辛居邲及吳伐楚平王奔邲辛之弟懷

謀弑王辛曰君討臣誰讐之君命天也懷曰王殺吾父
在國則君在外則讐見讐不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
不為內外行不為豐約舉君而討臣何讐之為吾先人
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
是殃之不可遂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王復均賞之曰子
旗一子吾知之矣或禮於吾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伍舉一曰湫舉參之子奢之父為楚大夫質直而無畏
慙諒而有貞剛亢而不屈國人多憚之鄰國重焉聲子
以為才靈王為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舉以美而
忘政諷之靈王會諸侯舉曰昔啓有鈞臺之享齊桓有
召陵之師君其何用王曰用桓公盟已王有驕色舉曰
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糾為驪山之會東夷叛之幽
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王其慎終其後伍尚伍員皆
其孫也

關且為楚大夫時囊瓦為令尹問蓄貨聚馬於廷楚子
索蔡昭侯佩唐成公馬且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
令尹其不免乎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聚馬不害民
財用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畔心將何以封矣
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故莊王滅若
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今處郢為楚良臣今子常無令

名在四方民餒日甚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多矣不亡何待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初費無極譏太子建於楚王曰建於伍奢將以方城外叛王執伍奢使奮揚執太子太子奔宋王召奮揚曰誰告建對曰臣告之王命臣曰事建如事子臣不佞不能苟二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王宥之

與桑楚楚人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止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於來吾西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觀射父楚大夫達諸事典習於彛訓悖信而文淳精而

慈昭王問重黎絕地天通又問祀牲何及問祀不可已
及一精二純七事三事射父歷舉事神息民之道三代
典禮具可校覩焉

左史倚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素九丘嫺於辭令
富於訓告楚人賢之初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
謗之子亶怒曰汝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
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有五猶箴儆於國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楚其難哉子
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後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
內子倚相曰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子期乃止

王孫圉楚大夫吳入郢昭王取其妹季芊涉睢濟江入
於雲中盜攻之王孫圉於以背受戈王奔郢鍾建負季
芊以從奔隨入郢事寧主賞由於及圉九人有差圉聘
晉趙簡子鳴玉問楚白珩爲寶幾何對曰楚所寶者觀
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藪曰雲夢備賦用
戒不虞共幣賓享於諸侯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
焉王孫由於即圉弟名固爲楚鍼尹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受春秋於孔子爲國史躬覽
載籍廣紀而備言之故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
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
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
傳公

焚冒穀蘇吳入郢穀蘇羸糧潛行上淨山喻深谿蹠穿
膝暴卒

卻宛字子西楚大夫直而和國人悅之費無極讒而殺
之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孔子弟子從祀唐贈任城伯宋加
封牟城侯

馮郝楚大夫宋惠施奔楚懷王受之馮郝勸王勿受王
曰善乃封惠子而納之邪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三歲

公子結字子期楚昭王庶兄吳入楚昭王奔隨吳人從
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箴之周室何罪焉時楚子在公宮之
北子期貌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之不吉乃
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後子期伐唐楚子入

邳子期又以陵師敗吳於郢揚於是遷邳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後死於白公之難

秦商字子丕楚人孔子弟子

藍尹臚楚大夫兵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白見臚以舟載其孥王號曰載予對曰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對曰昔子常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白以儆君也今又敢見觀君德也君若不鑒而長之臣何有於死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子西嘆曰朝魯曰吾子臨政而嘆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今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臚曰子惠政德之不修無患矣矣夫闔閭得民以濟志今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惡而翳諫先自敗也已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沈尹戌楚莊王之曾孫為沈尹左司馬多直諫國人賴之楚城州來戌曰楚人必敗宮室無良民人日駭勞罷足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楚囊瓦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今土數斬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楚子為舟師以畧無疆戌曰此行也楚有郤宛之難子常曰何謂也戌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興謗誦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卷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二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知者除讒以自安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也未遂誅無極滅其族謗乃止

駢臂漢書及荀子皆云字子己史記云字子弘楚人受易於商瞿瞿字子水魯人少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

子應邵云臂字首門人
沈諸梁字子高左司馬沈尹之子其葉公特于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子高諫曰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若思報怨而已苟有釁非子職之子西弗從後勝為白公請伐鄭以復太子建之讐子西弗從勝遂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高聞之帥方城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望君為慈父母焉乃胃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乃免胃與國人攻白公勝奔山而縊子高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

退而老於葉初子高有弟曰後臧從其母於是吳不待而歸子高絕之

公叔文子楚大夫平王孫子期子魯陽公也王惠欲以梁與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楚北境懼子孫之有二也縱臣得首領以沒燿以梁險而乏臣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乃與之魯陽

鐸椒楚大夫威王時為太傅慮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四十章以獻名曰鐸氏徵

昭奚恤楚大夫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奚恤知之王使奚恤發兵二百陳於門內為壇者五奚恤曰客欲觀楚國重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睦諸侯謹境界使各居一壇惟大國觀之秦使者遂去宣王立魏拔邯鄲奚恤與景舍辯返乙為魏使楚惡奚恤楚王告之奚恤曰魏入楚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

昭陽棟王時五國約伐秦陽曰五國若破秦必南圖大韓輔國也厚賂之以利其心必悉兵以懼之五國可敗王從之使陽將兵攻魏於襄陵得八邑封上柱國魏使惠施之楚陽謂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是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焉遂令

人語和於魏

昭職楚人嘗至秦張儀謂昭曰汝告楚王遂昭過陳軫
則鄂郢漢中之地可復也昭職歸報王不如深善齊
王從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秦昭王請盟於武關
昭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懷王子子蘭勸王行王入
秦閉武關王悔不用昭言楚大臣謀立王庶子昭不可
乃詐赴於齊齊王歸楚太子橫是為頃襄王
楚狂接輿楚人或曰姓陸名通孔子在陳蔡之間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
西之特接輿伴往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欲
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莊子又述其言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始乎始乎畫地而趨山木自斲膏
火自煎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
接輿曰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
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殆外乎止而後行確乎能其事
者而已

老萊子楚人世亂避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墻蓬蒿

為室杖木為牀著杖為席菹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事親孝年七十服五色班斲衣娛之嘗取水上堂詐蹶為嬰兒啼弄雜於親側親為之喜楚王至其門迎之與其妻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是食也乎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述道家之用人莫知所終也

傅慎子頃襄王傅也襄王初為太子質於齊齊王要其獻東地五百里慎子曰獻之使及歸即位上柱國子良曰不與地則不信請與而後攻之昭常曰王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與負大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王言慎子曰三計士皆用之王身之良善也獻地明也遺景鯉車西索救於秦王曰子良云齊獻地昭常守之齊攻之景鯉求救於秦秦責齊齊王恐于良南道楚西使秦東地復全

莊辛楚人頃襄王時國勢日削辛諫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將為楚妖祥乎辛曰臣非敢為妖祥也臣誠見其必然也王親幸四子則楚必亡願避於趙以觀之辛去趙五月秦果拔鄢郢巫上蔡陳之地王流揜於咸陽使人發騶召莊辛辛至王曰寡人不用先生之言以

至此也為之奈何辛乃廣喻以諷之襄王聞之色變身
慄乃執珪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公子華楚莫敖也楚威王問憂社稷者子華對曰令尹
子文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萊公子高崇爵豐祿以
憂社稷莫敖大心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蒙冑勅蘇勞身
愁思以憂社稷蒙穀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王
乃大息子華曰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手直不好耳
鬻拳鬻熊氏之支裔楚大夫強諫楚武王弗從臨之以
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君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

於善

石奢楚賢士昭王使為理廷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
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攻不孝不行
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辜鎖待
命王曰追而不反庸有罪乎子其治事奢曰不私其父
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救之上
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伏鎖而死

申舟楚大夫字無畏莊王使舟聘齊曰無假道於宋亦
使公子馮聘晉無假道於鄭舟以孟諸之後惡宋曰鄭
昭宋聾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舟以其子犀見王

而行及宋宋果殺舟王聞之大怒遂圍宋不克將去申
犀填首於王之馬前曰申舟之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

伍奢舉之子楚平王使為太子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
極為太子納婦於秦見其美也勸王自取之遂讒太子
出奢王召奢奢曰王歎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乎無
極曰王今不制必成禽矣王怒囚奢使二子尚至殺
之

公子間昭王之族白公勝既殺子西司馬子期欲立子
間為王劫之以求二間曰吾聞辭諸侯者繫其行也今
子凡國而忘主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子雖告我以
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承蜩丈人蓋為濶者也孔子適楚出於林中見疴瘞者
承蜩猶掇謂之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一累二而不墜猶掇之也吾
處身也若木以拘子執也也若樞不之枝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此也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
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其疴瘞丈人之謂乎又有楚漁者孔子之徒馭魚曰
天暑行遠思欲燕之不若獻之孔子受而烹之

莊善楚人白公勝為亂善辭其母將死之母曰棄其親
而死其君可也善曰昔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
身今所以棄母者為之祿也身得無死乎遂斷而行
至公門三廢車其僕曰子懼矣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
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自刎死

申鳴楚大夫初以孝聞王欲相之辭不受父曰使汝有
祿在國吾無憂矣鳴遂入相居二年白公勝作亂將往
死之父止之不可白公刎其父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
今吾君之忠臣也何以得全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欲賞之鳴曰食祿避難非忠臣也定國殺父非
孝子也名不可兩立遂自殺

巴蔓子巴東人遭亂蔓初為巴國將請師於楚許以三
城楚王業已救之使人請其城蔓子曰若楚之靈克濟
禍難誠許楚王城可持吾首以償城不可得也遂自刎
使者持首以獻楚王曰使吾得臣如巴蔓子者需城何
為乃以上卿之禮葬之巴人亦葬骸如其禮
屈重楚莫救也楚武王僭王伐隨卒於楛木之下屈重
與令尹鬬祈從乃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乃以王
命入盟濟漢而後發喪

成得臣楚令尹子也僖公時子也帥師伐陳取焦夷

城墮而還子文以爲能舉爲令尹已而帥師滅夔以夔
子歸園陳納頓子於頓伐宋後晉文公會諸侯於城濮
楚子入居於申子王請戰楚子怒不從少與之師使宛
春告於晉師執定姜以爲楚退三舍以避之楚師背鄆
而舍子王使鬬穀於菟帥師陳於莘北楚左師潰子王
收其卒而止及連穀曰死初文公爲公子出奔楚子王
請殺之楚子不從子王死文公聞之喜曰莫予毒也已
子成虎後爲楚所殺爲呂臣爲令尹
榮黃楚大夫榮季也初子王爲瓊弁玉纓夢河神索之
曰與將佑女子王弗與及與晉戰黃請與之弗聽黃曰
非神敗令尹令尹實自敗也後果敗

潘尫字師叔楚大夫莊王三年伐庸子揚窻自庸歸曰
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
再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不設備尫乃會師於臨澗
分爲三隊遂滅庸厥後楚子伐鄭潘尫入盟
叔黨尫之子從事於邲之戰逐魏錡楚子乘左廣以逐
趙旃叔黨望車塵曰晉師至矣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使叔黨率游闕四十乘隨侯爲左驅克之遂
次於衡雍叔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爲京觀焉臣
聞克敵必示子孫無忘武功

公孫寧字子國楚令尹也初子寧未爲令尹時卜爲右
司馬及巴師至寧帥師而行敗巴師於鄆以功封於祈
鬬懷楚大夫成然子辛之弟也吳人入郢昭王走邲懷
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不聽負王奔
隨昭王復國賞有功者九人懷亦與焉子西請舍懷王
曰懷兄辛有大德并賞之
屈罷楚大夫平王命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息民五年而
後用師

公子申字子西昭王庶兄平王卒令尹子常曰太子珍
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嘗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
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辭之乃立太子珍爲昭王後吳
帥入郢昭王奔隨子西敗吳師於軍祥諸大夫曰吳王
闔廬能用其民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子西曰
二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視民如讐而用
之日新先自敗也安能敗我暨昭王救陳卒於城父子
西與子期謀潛閉塗塗之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子西
子期伐吳及桐汭厥後召太子建之子勝爲白公作亂
子西死之
白善子張之裔也爲楚將家澧陽白公勝爲亂召之善
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義於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

在族遂棄其祿築圃灌園以終其身澧人名其圃曰白公圃

田贊楚人嘗衣儒衣而見王王曰先生衣何惡也贊曰有甚於此者夫衣無惡於甲冬則寒夏則熱王好衣人以甲臣竊不取意者為其義耶甲兵折人首剝人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必害之苟慮危人人必危之王無以應

關廉字射師楚大夫楚子使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鄢鄢養甥驍帥師救鄢三逐巴師不克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中以戰而偽北鄢人逐之皆巴師而夾攻之鄢師

大敗後莫敖患邲師關廉曰邲軍其郊必不戒且日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邲邲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邲邲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邲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邲師於蒲騷關廉勇以成功楚子賴之

莫敖大心楚大夫吳楚戰於栢舉大心撫其御曰楚國困矣吾將深入吳軍社稷其有幾乎

景舍楚大夫宣王時魏拔邯鄲景舍曰王如少屈兵以爲趙援趙必勁魏必不釋趙趙魏俱敵而齊秦應楚則

魏可破也王使舍將兵救趙

伍尚奢之子舉之孫初爲棠邑大夫楚平王既囚奢使召二子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疾忍詢能成大事彼來見必并禽其勢不來二子聞召員謂尚曰楚之召我非欲生我父也恐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耳不如奔他國以雪公耻俱滅無爲也尚曰聞父執而弗奔非孝也父戮不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哉我其死矣尚就戮

熊宜僚楚人白公勝欲殺子西謂石乞曰市南有能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石乞告之宜僚固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誘不爲威惕捨之

江上丈人楚人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曰解所佩劍與之曰此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奢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陳軫楚大夫懷王惑於張儀軫諫弗聽使人求商於地不得欲伐秦軫又諫王不聽

楚津漁父不知何許人初伍員奔吳漁父艤舟以渡歌
曰日月昭昭兮寢以馳與子期兮又歌曰日已多兮予
心憂悲日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浸急兮將奈何
屈原名平楚同姓瑕之孫伯庸之子為楚懷王左徒掌
屈昭景三姓是為三閭大夫博聞疆志明於理亂嫺於
辭今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曰讒之王王怒而疏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上稱
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
貫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蕙幸君一悟其行君與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二致意焉會楚與秦構爭歸
得張儀復以計脫去平諫之懷王欲赴秦約平復諫之
竟不悟頃襄王立上官大夫復讒之襄王怒而遷平平
至江濱乃作懷沙之賦遂懷石投汨羅以死
漢陰丈人楚人居漢水之濱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
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丈人叩而視之曰柰何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決湯其名為捍
丈人忿然作色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胞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
不爲此子貢瞞然俯而不對丈人曰子奚爲者耶子非
博學以擬聖於以歎絃哀歌者乎子往矣

蒙穀楚大夫昭王自隨及郢穀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
王欲封之穀辭逃焉

申包胥楚大夫初與伍員友員之亡於吳也曰我必覆
楚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復之及昭王奔隨包胥
亡於山中聞伍子胥鞭平王尸使人謂之曰人衆固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臣親比面而事之今至於
戮死人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
逆施耳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
上國寡君失守宗祧辱在草莽使告急夷德無厭若鄰
於君疆場之患也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申包胥立
於庭依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人爲
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子蒲子虎以車五百
乘救楚大敗吳師於沂事寧頃襄王聞辛王孫圉鍾建
鬪巢王孫賈宋木鬪懷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
既定矣吾何求遂逃賞

亦和宜章人嘗得璞於荆山獻之楚武王王人相之

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王即位和文獻之聖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之和乃抱璞泣於荆山三疊主人埋其璞而得玉焉名曰和氏之璧

漁父楚人楚亂乃匿名釣於江濱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欲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疑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今故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林日閉匿人莫知焉

宋玉楚大夫屈原弟子聞其師放逐與其友唐勒景差哀而賦之作九辨招魂述其志以悲之又有神女高唐一賦及錫賦苗賦諸皆寓言意有所諷後休歸唐勒諂之復著賦以自見後世修辭者稱之於陵子荆志載為荆人初楚王聞於陵子賢欲以為相使人持金往聘入語其妻不可於是出謝使者而辭之相與逃去

陳良楚人孟軻氏稱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壯學於中國

湖廣總志卷第四十七終

湖廣總志卷第四十八

漢 六朝 三 列

漢○梅銷長沙人吳芮之將也漢高祖初攻南陽遇銷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持以芮功多封衡山王都邾而銷獲界十萬戶為列侯羽死帝以銷率百越從入武關有功徙芮為長沙王而銷從之

胡剛南郡華容人今監利縣清高有志節平帝特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入交趾隱在屠肆莽敗乃歸鄉里玄孫貢為交趾都尉貢生廣為太傅



鄭產零陵人白土鄉嗇夫時民凡生子一歲輒出口錢
民多不舉子產勸民勿殺子口錢當自代出郡縣為表
上言錢因得除改白土曰更生鄉

劉續南陽蔡陽人世祖長兄初寓東陽之春陵性剛毅
有大節主莽之漢常憤憤懷恢復志起兵春陵率平林
廖湛等合兵而進敗莽兵更始至拜大司徒封韓信侯
後為更始所害世祖即位追封齊武王謚武

田強武陵人物為五溪酋長威信素著王莽欲招來之
錫強銅印強義不屈有子十人雄勇過人曰吾等漢臣
勢不事他姓乃以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
外人相應以拒莽

馮武字子張其先南陽湖陽人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
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郡界武從之後入當陽綠林
中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
振威將軍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將兵擊武陵
蠻顯宗初復拜破虜將軍子禮嗣孫震封膠亭侯

岑彭棗陽人佐世祖中興拜廷尉行大將軍事平蜀為
刺客所害謚莊蜀人立廟武陽歲時祀焉子遵嗣徙封
細陽侯

馬成棗陽人世祖徇潁川調守郟令從平江淮封平舒

侯昇破隗囂以為天水太守後行大司空事拜揚武將軍出屯常山以備北邊遷中山太守封椒侯卒子衛嗣孫李徒棘津侯

古初長沙臨湘人光武時遭父喪未葬鄰家火初匍匐

柩上以身捍火火為滅太守鄧曄異之

范式字巨卿長沙人臨湘有陳平子者為太學生與式素未相識遭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范巨卿烈士也可

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式省書感愴乃營護平子妻子歸瘞臨湘向墳拊哭

為死友委素書而去兄魯問之訪求不獲

劉珍字秋孫蔡陽人少好學末初中為諸者僕射詔定東觀五經傳記自家藝術及撰建武以來名臣傳

侍中拜宗正轉衛尉卒所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劉熙敘之

王逸字叔師宜城人漢元初中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與處士樊英相為師友著楚辭章句及賦誄雜文凡

二十一篇又作漢詩一百二十三篇

王延壽逸子有雋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一見甚奇之遂毀已稿所著有王孫賦夢賦及桐栢廟碑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胡廣剛六世孫安帝時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拜尚書郎
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內嬖為后廣請選良家從之
尚書左雄議改察舉之職限年四十以上廣疏駁之累
遷太尉以定策立桓帝封安樂鄉侯尋免復參錄尚書
事以病自乞時年八十事繼母盡孝廣為人溫謹明解
朝章然定策依違又與中常侍婚姻在位三十年歷事
六帝為太傅時人語曰天下中庸有胡公謚文恭撰百
官箴後靈帝圖太尉黃瓊及廣于省內祭邑作贊

黃香江夏安陸人葉令况之子事親至孝夏月扇枕席
冬則以身溫被九歲失母思慕憔悴太守劉護召署門

下世見愛敬者博學經典八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

漢有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木嘗見書
拜尚書郎數陳得失常獄止宿臺上帝善之累陞尚書
令遂荒樞機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東平清河奏
妖言香所全活連者千人每疑獄輒求輕科愛惜民命
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園田悉弛
以利民年饑乃分俸及所得賞賜頒贍其富民爭出穀
助賑餓餒獲甦後坐木潦免

黃瓊字世英香之子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不就父
服闋五府咸辟不應東建中公卿多薦之徵至綸氏稱

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樹遣李固以書逆之
曰白頃徵士功業皆無可採故俗論處士純盜虛聲願
君弘此遠謨一雪此言瓊至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初瓊
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
能奪因災異上疏薦樊薛諸賢詔徵之未建初大旱瓊
疏言弭災之要召見德陽殿行其言上初即位不行籍
田瓊復上疏從之頃遷尚書令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
選專用儒學文吏在義有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又奏復覆試端門之科元嘉初出太常陟司空
恒帝欲褒崇人將進然其胡廣等皆稱逾其實瓊默抗
讓其銜之會地震策免復為太尉延熹元正以日食
復為大司農冀誅胡廣竝皆得罪特拜瓊為太尉封不
鄉侯瓊解辭許之乃舉奏州郡貪污坐死徙者十餘人
尋五侯擅權瓊稱疾不起四年復為司空七年疾篤猶
以疏諫卒年七十有九謚忠侯

黃琬字子琰瓊之孫父早喪元和日食詔問所食分數
琬方七歲侍瓊側曰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此應
詔及瓊為司空拜琬為童子郎辭不就司空盧允有疾
瓊遣候之會江夏上蠻寇事允戲曰江夏上邦蠻多士
少琬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

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同心戮力願用志士而
 權富子弟一切峻絕左右遂陷以朋黨蕃坐免官而琬
 亦被禁錮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薦之徵拜議
 郎擢青州刺史遷侍中歷太僕出補豫州牧值寇起琬
 討平之政績為天下最徵為司徒遷太尉轉封陽泉鄉
 侯董卓秉政琬諫遷都曰大業既定豈宜妄動以虧四
 海之望見者畏卓沮之琬曰白公作亂屈廬冒刃雀杆
 絨君晏晏不懼吾何憂琬竟坐免後拜光祿大夫及徙
 西都轉司祿校尉同司徒黃允謀誅卓後卓將李傕郭
 祀破長安收琬下獄死

周章字次叔隨州人初任為南陽郡功曹時大將軍
 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
 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
 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重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
 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升車章前拔佩刀絕
 馬鞍乃止及憲誅公卿多以衣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
 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延平元年為光祿勳
 末初元年遷司空是時常侍鄭眾等秉勢豫政章數
 直言和帝崩鄧太皇太后臨朝章以皇太子勝有痼疾欲
 立平原王事覺章自殺

祝良字邵平長沙人博學有文幹漢順帝未建中
為洛陽令值旱暴身入首引咎自責天乃雨時龐參為
太尉參妻有疾前妻之子投于井以殺之良案實其事
發其罪狀會參以良策免良以良策免良以良策免良
守關請代者數十萬人詔原之出關良以良策免良
蠻犯彖林殺長吏良以良策免良以良策免良以良策
外悉平

任棠漢陽人有志於學居教授時太守龐參候之棠不
與言第以蔬一大本於一孟置戶屏間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悟其微曰水清也拔蔬擊強也抱兒當戶者
門恤孤也後以惠政得民太尉黃瓊疏薦徵之不就

何顛字伯求襄鄉人今屬棗陽顛少遊洛陽郭林宗賈
偉節與相友善顯名太學陳蕃李膺坐黨錮顛以交盟
遂為中常侍所構乃易姓名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
傑有聲荆豫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友顛嘗入
洛陽值黨禍起從紹商確有被掩捕者廣設權計多獲
免咎黨錮解碎顛司空府每三府集議多推顛長董卓
秉政逼顛為長史辭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
共謀誅卓會爽薨顛以他意為卓所擊憂憤卒初顛一
見曹操知其異志嘗稱荀或王佐器後或為尚書今遣

人西迎叔父爽并顯屍葬之爽冢側

蔡倫桂陽人有才學和帝時為中常侍元初中封龍亭侯倫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其用縑帛書者謂之紙縑乃始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為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岑暉字公孝棗陽人有高才與郭泰輩相友善在閭里慨然有清天下之志太守成瑨請為功曹不避豪勢時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死遂不仕婁壽光化人有儒行熹平中卒宋歐陽修為乾德令率諸生拜其墓

谷朗未陽人事繼母以孝聞東漢時仕至太中大夫值交南叛朗往征之用心威大著遷九真太守厥後子姓多占什藉冒谷永者非是

黃彥成襄陽人性姿具高朗為沔南望族見諸葛孔明異之曰聞君擇婦弱息可堪作配孔明娶之里人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胡騰字子升桂陽人桓帝巡狩南陽騰時為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餽餉不貲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至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竇武辟居公府會黨議起收捕司隸李膺等武上

疏救之靈帝立武與陳蕃謀誅曹節等不克被殺士夫
喪氣歎騰少師事武特殞歛行喪武孫輔二歲迸竄追
捕甚急騰同令史張敞共匿輔於零陵界以為已子使
聘娶焉後黨錮鮮騰官至尚書輔舉孝廉復姓竇氏
劉優零陵人父綽自彭城起家出補零陵太守優少有
雋聲舉孝廉漢獻帝時為御史大夫遷尚書僕射孫敏
弱冠與蔣琬俱知名舉孝廉後主劉禪時為揚威將軍
魏遣曹爽侵蜀敏率兵迎敵多張旗幟綿亘百里會費
禕至魏軍退以功封雲亭侯

晉譚零陵人舉孝廉歷尚書郎仕至太常卿

晉零陵人漢靈帝時舉孝廉授尚書郎出補汝南太守遷交州刺史召入奏事應對不滯拜尚書僕射清直為群僚所服

漢濱老父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聚觀老父歠耕不
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焉笑而不答溫遂下與言老
父曰謂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昔聖王
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
無忌吾為子羞之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
不告而去

蔡瑁字德珪襄陽人少為曹操所知劉宗之敗操入其

家呼見妻子是時瑁家在蔡洲室美豪宕別業佳玩劉
表時瑁為江夏郡景陵太守鎮南將軍仕魏為從事中
郎司馬長水校尉封漢陽亭侯

三國○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祖超典州都父勝為
尚書著名南土階初為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
尚書郎父喪還鄉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乞堅喪表
義之後魏武辟為丞相掾時臨淄侯有寵階數諫之累
遷尚書令謚貞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
子禕與董允俱為舍人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
南征還辟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
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托駐漢中請禕為參軍
後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
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
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
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國方多事公
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
旨終日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
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
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

夫來敏至禕至許別求共圖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駐漢中自琬至禕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所害謚敬侯李通字文達江貝人與陳恭共起兵朗陵建安初歸魏拜中郎將破張繡軍封建功侯袁紹嘗誘以官爵通斬其使擊群賊定淮汝之地拜汝南太守卒謚剛侯

孟宗字恭武江夏郡人母病篤思葍食時地凍宗入竹林泣有頃出筍數莖作羹食母病愈仕已望江雷地

監魚官每得食物必寄母不敢先食自結網取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女為魚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仕至司空厥後有益嘉孟陋

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婦相敬如賓荆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與保全天下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一人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每釋耕隴上妻子耨於前表詣而復問曰先生若居隴畝而不肯官祿

何以遺子孫公曰人皆遺之以危吾歎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諸葛孔明每至公家歎拜床下司馬徽嘗造公值公上龍徑入堂上拜公妻子徐庶亦每就之後攜妻子登鹿門采藥不返子煥仕晉為犸犂太守從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小時撲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於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在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

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藝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卻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爾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
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
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
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
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
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
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
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

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

至遣與相聞於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
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
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
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
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
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
遂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
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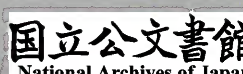
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司馬徽字德操襄陽人清雅善知人漢昭烈訪士於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梓潼李仁尹默俱從之游時龐德公亦善品藻稱徽為水鏡

習珍襄陽人祖融夙有嘔德珍丕振先緒為時名家仕先主為裨將孫權襲殺孫珍與樊冑等舉兵弗克潘濬招降珍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糧盡自裁贈邵陵太守子溫官至廣州刺史裔孫嘏仕晉為臨湘令山簡辟為功曹

馬良字子常襄陽宜城人元弟五人並有才名而良稱最良眉中有白毛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諸葛入蜀良上書期以簡才贊世諸葛器之先主即位以為侍中及東征遣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渠帥皆受印綬會先主敗于夷陵良亦遇害卒三十六乃拜其子秉為騎都尉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父蒙避亂于蜀為廣漢太守憲年十三以才學知名師事譙周周奇之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生產初仕蜀漢為太子舍人以不



附黃皓左遷巴東太守成都敗逼江長吏皆棄城遁憲
斬稱亂虜率吳增衆圍城憲拒守經年援不至城中疫
作或勸出奔憲曰為民主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
于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救之晉王拜憲陵江將軍西
鄂縣侯武帝以憲子襲為給事中從帝宴于華林園憲
薦常忌等皆名士謚烈

向寵朗兄子仕蜀為牙門將穉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
初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府衛兵丞相亮北征表後
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
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遷中領軍征漢嘉蠻夷
遇害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事先主為宣信中郎費禕使吳恢
副之孫權大醉問楊儀魏延收豎小人楮不答恢曰今
方掃除強寇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
任防其後患是猶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
笑諸葛聞之以為知言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鄧艾字士載棗陽人慷慨有大志仕魏伐蜀有功擢太
尉為鍾會誣死晉武立為艾白其寃詔以其孫朗為郎
中

廖化字元陰居襄陽先主入蜀為前將軍遣隨關羽孫

權襲羽化為所得乃詐死因攜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于秭歸見之以化為宜都太守諸葛亮開府署參軍領荊州刺史以果烈稱位在宗預右咸熙元年化暨預內徙中道病卒

董和字幼宰校江人其先家巴郡江州漢末率宗族西遷劉璋以為成都令時蜀土僭侈和躬率以儉轉巴東都尉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南土愛信昭烈定蜀與丞相亮並署大司馬事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比死家無僭石之儲

馬習字休元南郡人隨先主入蜀為領軍統馭于號亭死難

蒯越字異度南郡人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騎入宜城訪南郡名士辟越及蒯良與謀越勸表誘宗賊帥而襲之至者五十五人皆殺之因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向朗字巨達宜城人少師事司馬德操昭烈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平為巴西太守累徙左將軍封顯明亭侯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子條景耀中御史中丞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物辟為主簿尋為功曹先主與論

軍國大計悅之署為左將軍歷陟尚書諸葛亮舉為參
軍署府事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中機
宜隨亮出屯谷口亮卒儀領軍還自稱代亮政呼都尉
既而蔣琬為尚書令儀自拜為中軍憤形聲色費禕往
慰省之言多譎張禕密表之坐廢自殺

楊顥字子昭儀族子為巴陵太守亮辟為主簿亮嘗自
校理簿書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乃欲以一
身親之形疲神困終無一成古人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作而行之謂之百官丙吉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誠達
德上之體也公躬校簿書流汗竟日不已勞乎亮謝
之後為東晉典選卒之日亮流涕三日

殷觀字孔休宜城人漢昭烈辟為荊州主簿孫權遣使
約昭烈取蜀或謂宜聽之觀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
蜀退為權所乘則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新據諸郡
未可輕動權必不能越我而西如此則進退可以收吳
蜀之利矣昭烈從之遷為別駕從事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先主時以才勇舉為中郎將
守葭萌城張魯遣人誘之峻曰頭可得城不可得力拒
之劉璋以兵圍峻經年不下大破之以功遷梓潼太守
及卒先主悼惜謂諸葛亮曰峻既佳士有功于國親行

酌祭留宿墓上子弋為太子璿中庶子璿好騎射峻引古義以規正之

鄧方字孔山南郡人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遷安遠將軍來降都督屬吏稱其文武

董允和子蜀漢黃門侍郎丞相亮出師表稱其忠實志慮忠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延熙中守尚書令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至其郡見

琬沉醉不事事大怒將加刑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政在安民不先修飭願察之先主宥免後召為尚書郎亮開府舉琬茂才琬固讓劉巴等遷為參軍亮北征琬留統府事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共贊王業亮病密表後主後事當以付琬尋以琬為尚書令亮初喪遠近危悚琬無戚容無喜色神守自若衆望漸服詔琬開府加大司馬琬以為亮存日數闕秦川道遠運艱竟莫能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衆論不然後主遣費禕諭意琬力疾上疏言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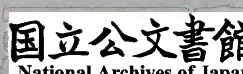
速得如志且先摧其支黨臣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臣當帥軍為維繼之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往涪疾轉加劇卒謚曰恭二子斌顯蔣斌琬之子嗣為綏武將軍魏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欲詣斌先墓斌答書謝之會得書嘉嘆意義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賓友隨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死難

廖立字公淵臨沅人蜀先主辟為荊州從事及襲南郡立身入蜀先主以為巴郡太守諸葛亮答吳使謂

統廖立楚之良材後主立徙長水校尉立怏怏坐廢詔徙汶山郡躬率妻子耕植自守及
卒泣曰吾終為左衽矣

潘濬武陵人吳孫權拜濬中郎將遷太常時五溪蠻叛濬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獲斬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以寧

李衡武陵人吳建興間為丹陽太守加安遠將軍每欲理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往龍陽汜洲種橘千株臨終謂其子曰汝毋惡吾營家故貧如此吾在汜洲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其



人與千戶侯等蓋謂此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劉優長子少知名年十八署
郡戶曹劉表辟舉茂才不就先主定益州諸葛亮數薦
之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意
甚巴謂亮曰大丈夫當交四海英雄何暇對豎子語先
主嘗謂子初才智絕人亮曰運籌帷幄臣不如子初若
提枹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後為尚書令恭靜守默
無私交非公事不言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先主祝告策
命皆巴所撰孫權稱為高士卒後魏陳群與亮書問巴
消息鄰國皆賢之

書蓋字公服涿陵人物為刺史察孝廉辟公府從孫
舉義兵拜別部司馬轉澤陽令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
山越懷附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于赤壁蓋建火攻之
策大破之拜武鋒中郎武陵蠻反復領太守蓋開門寇
半入擊斬數百人酋長効命郡境遂清事無留滯後長
沙益陽山賊亂加蓋為偏將軍病卒

唐諫零陵人咸寧間舉茂才拜武騎常侍平吳楚還拜
零陵太守境內稱治

張悌襄陽人孫皓時為丞相晉伐吳諸葛觀大敗走使
迎悌不去親自率之曰天下存亡有數豈卿一人所知

何乃自苦為悌諭曰今日是悌死所也恐不得死負名賢矣今當以身殉社稷復何之耶為晉軍所害

晉○樂廣字彥輔其先南陽人徙居江陵性冲約有遠識舉秀才官至侍中時王澄胡毋輔之皆任放達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後遷吏部尚書左僕射

樂藹字蔚遠廣六世孫生而方頤隆準舉動醞藉雍州刺史宗慈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無所取遂奇之齊王疑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將軍疑嘗問風俗

險易藹立應武帝見藹占對詳敏用擢御史中丞出為荊州刺史徐元瑜謀叛藹誅之初知武陵植柘李去後因名其園不然而

為運康令

子雲

潘京子

成

京

共談累日廣

代談宗京感其言

亦善談俱為京

亦善談俱為京

路不拾遺

龔玄之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初與蔡才公府辟皆不就孝武聞其名徵為散騎常侍固辭元壽黎民孫祈皆有聲

桃源隱者秦時人避亂隱武陵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漁人異之復前行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捨舟入物極狹復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還家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今是何世漁人具述皆嘆惋數日辭去既出告太守劉勰劉勰之親往不知其處

葉譚零陵人清簡有節操至洛陽舉孝廉王濟謂譚君吳楚人也亡國之餘有向秀其力應斯舉譚曰君不聞明殊大貝生於江海之濱乎武子無以對後除郎中拜太子舍人

李重字茂曾江夏人父都亭侯重少好學有文辭弱冠與始平王為學上疏論九品官人法重居吏部以清操見稱時官僚以重外輕重奏搜求隱逸不能從出為平陽太守脩學校表篤行清簡無欲正身率下永康初為

相國左司馬憂憤卒家貧定臨無殯歛地詔於典客署
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成子式有才能官至侍中
郭遜江夏人以清操知名在孟嘉之右

孟嘉字萬年江夏郡人吳司空宗之重孫少知名太尉
庾亮領江州辟為從事彙為陽新令亮嘗大會賓客豫
章太守褚衷問嘉安在默指得嘉後為桓溫參軍九月
遊宴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帽落嘉不覺溫使左右勿言
觀其舉止命孫盛為文嘲之嘉請筆作答文辭超卓四
座嗟嘆後遷長史

孟頫字少孤江夏郡人嘉之弟少而貞立清操絕俗布
衣蔬食以文籍自娛不及世事時或弋釣孤興歌歸
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謂之曰
毀性無嗣更為不孝然後從吉由是著名簡文帝輔政
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曰陋高行學
為儒宗宜引在府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
也陋竟不赴陋博學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汝南太守通之孫世胄茂衍多俊
士充善楷書王導辟為丞相府掾轉記室參軍初好刑
名學見晉尚虛談深痛抑之嘗著學箴宗本仁義後將
軍褚裒引為參軍充苦求外補乃除剡縣令尋為著作

郎時典籍散亂充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未制累遷中書
侍郎所著有周易尚書註釋莊論詩賦表頌二百四
十篇子頤亦有文義邵辟孝廉

李珪字孔璋江夏鍾武人父祖皆縣令珪遷鎮諮議右
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歷職稱清能進尚書右丞中外
谷帛至賤珪議出上庫錢伍千萬及諸州錢皆令雜買
從之後無少府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臨川不
交世事欲懇荒田先立表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
有認者悉推與之嘗以草獵去家百餘里道逢病人以
車送之徒步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不取直
亦不告姓名庾亮薦公車博士徵不就乘小舟歸武昌
安西將軍庾翼弟往造翻欲強起之時以其舟小欲引
就大舟不可翼俯入其舟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
為拾取因與之其人辭翻復投刀於水其人復汨沒取
之翻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價與之

郭希林翻曾孫高志不仕徵召一無所就子蒙亦隱居
不仕辟為主簿亦不屈

羅尚憲兄子善屬文太康末為梁州刺史時趙嶽反蜀
尚表嶽非雄才計日聽其敗爾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

益州刺史李時叛蜀尚以訐破之傳首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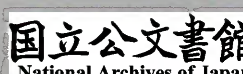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身長八尺少為群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關中氏羗叛光以百餘兵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擊破之梁王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擢新平太守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光發伏兵應之賊衆大敗弘表光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流入漢中漸為抄盜因計賂張燕密結李雄遂進逼漢中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巴西太守張燕受賂阻兵光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等自襄陽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距之邈受運賂反覆欺光討運不尅光弗之知也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子良邁多才畧有父風與賊戰沒

羅含字君章永陽人幼孤養於叔母朱氏含夙抱志尚

嘗書夢五色文鳥飛入口中自茲藻思日新弱冠州三
 辟不就父故人楊羨治合州引為主簿舍傲然不顧後
 庾亮以為江夏從事太守謝尚曰可謂湘中之琳瑯遂
 與訂交後桓溫召為別駕咸謂合荆楚之才溫曰此自
 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舍以解舍喧囂乃於江陵城
 西池洲上結草廬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尋補征
 西參軍終廷尉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
 舍在官舍有百雀棲于堂宇及歸家皆庭忽蘭菊叢生
 以為休徵年七十七所著有文集

言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居西鄉豪傑蓋少

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為佐
 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
 遇隆密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
 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
 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使
 還溫問湘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意左
 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道安俊辯有高才與鑿齒初相
 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
 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
 駕以坐越舅石屢經陳請溫既激怒乃超拔其舅相繼



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爰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

唐宏泉陵人幼穎悟永嘉初舉孝廉拜殿中郎累遷尚書大司徒薦舉賢能朝野多之

臧榮緒泉陵人博聞強記有良文風康帝即位拜著作郎修晉書三十卷累官至御史大夫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英平內徙江夏伺武勇口訥不知書為群將督見鄉士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伺與太守龔欽奔武昌後率部黨攻臧之轉伺騎部尚督加綏夷都尉伺自義討逆求別立縣遂割安陸東界為澠陽縣陳敏作亂陶侃鎮江夏以伺能水戰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破

陳敏兄弟以功封亭侯領騎督尋以江夏破走夏口依
 陶侃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功夏口之戰何用鐵
 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殺之賊箭中其脛氣色
 不變追擊之建興中陳瑩斷江抄掠侃遣何佺討瑩於
 董城圍守之閩晉斬瑩首出降加何廣威將軍領竟陵
 內史及王敦弟廙代侃為荊州牧遣何歸楊口壘為杜
 曾等所圍被傷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何
 荅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
 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鮑山時王廙杜曾戰鮑山下
 車數驚喚云賊欲至何驚鮑卒葬鮑山

張齊字子響其先馮邱郡人徙居郢州之橫桑少有膽
 氣初事荆府司馬桓歷生不甚禮之張稷為京府司馬
 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齊盡心事稷齊永元中義師起東
 昏侯徵稷歸都督諸軍事齊陰與稷定計即東昏於內
 殿齊手刃焉高祖受禪以為歷陽太守齊目不識字吏
 事甚修尋遷巴西齊在益累年破變岷傅豎眼元法僧
 大破魏軍屠十餘城戰無寧歲親勞士卒同勤苦頓舍
 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蠻不敢犯威名行於庸蜀遷新興
 永寧二郡太守謚曰壯

郭祖深襄陽人武帝初祖深為州牧州陷上書言境上

事不見用徙後軍行參軍武帝溺梵教朝政廢弛祖深
輿觀詣闕上封事帝嘉其正直擢鍾陵令改南州散騎
將軍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絕干請先是王侯家出入津
要不忘祖深搜剔姦惡朝野憚之所部皆精兵令行禁
止威震遠近長江肅清

杜岸字公衡前之弟梁元帝以為北梁州刺史岸請襲
岳陽王於襄陽答攻拔之獲岸及兄巖等并母妻子
女斬之答母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叔乃枉殺忠良
答命拔其舌齧烹之盡誅宗族親者幼弱俱下蠶室發
其冢燒體骨灰揚之以為漆髓及建業平前兄弟發寔
長史敦遣其黨魏又拔長沙悝被執遂死之弟望亦為

譙王承司馬督護諸軍舉兵討王敦力戰死及敦平詔
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易雄瀏陽人少為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
去後舉孝廉為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
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為春陵令會王敦叛
雄首奮忠義起兵討之力屈城陷為魏人所虜送到武
昌抗詞不屈敦遣人殺之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里所重暨刺史譙
王承命為主簿使說其卓曰桓將軍以私憾稱兵象魏

法履錄
實失天下心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
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因天人之
心倡桓文之舉仗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千
載一時也卓笑曰吾當盡力國難耳騫曰今既不義舉
又不承檄此必至之禍也釋必勝之策坐待危亡不可
言智矣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承為魏人所
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求騫甚急鄉人為之
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戮忠良是其求賢之
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
也以為別駕騫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
亮稱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太司農卒於官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
友善竝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
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曰卿道廣
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荅曰足下有志
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市皆隱在我不在物也
尚公等不荅然粲譽亦頓減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求去
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許之粲以父騫有忠
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竝存于世
桓稚長沙人為譙王承主簿及承被王敦黨魏乂執送

武昌雒與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廷竝毀服為僮豎從承不離又見雒姿貌長者因害之階廷執志愈堅敦遣其黨王廙殺譙王柁道階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夕哭奠葬畢乃還

王炬長沙人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預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炬自云京兆杜靈之炬問之荅稱天下京兆奉使召君為主簿炬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閻會武陵人避地涼州州牧張茂專霸隴右築靈鈞臺其後會慶加門諫止人皆德之

任朝武陵漢壽人少好學臨池學書水為之黑劉弘持節荊州尤深禮異補零陵太守不就

邵榮興武陵漢壽人八世同居州縣辟皆不應後旌表門閭

李義鄆縣人時盜起荆湖義傾家貲市兵器率鄉人擊破之荊州牧陶侃召至麾下分兵擊賊有功事平拔優賚鄉民為立祠於故居號其地曰太尉原

谷儉桂陽人少有志行元帝時甘卓為湘州刺史禮聘之儉赴臺試高第除中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辭去居家研精理術耻為衒耀鄉閭稱之

宋○柳世隆字彥緒襄陽人父叔宗建威叅軍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雖門勢子弟馱脩布衣業及長好讀書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甚加愛賞仕宋累官尚書左僕射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藝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在朝不干世務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中宋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空謚曰忠武所著有龜經要二卷長子悅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次子惔好學工文與悅齊名仕梁為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贈湘州刺史

益曰穆

劉虬字靈預其先南陽人徙居江陵虬少抗節好學宋泰始中以當陽令罷歸辟穀餌木豫章王辟為別駕不應宋明中廬陵王表虬及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詔徵不就竟陵王致書虬荅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灌植暢餘音于山澤託暮情于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茲虬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又有香氣磬聲其日卒

郢野老衡陽王義季都督荊州事嘗春出獵于郢野老彼苦而耕義季命左右逐之老人曰盤于遊畋古人所

戒方今陽和布氣播穀之始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
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夫非勸農也義季止馬曰賢也
命賜之食老人辭曰苟不奪時則境內之民皆飽矣王
之食老夫何敢受其賜義季問其名不言而退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太守凝之素
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兄弟立屋野外非其力不
食辭召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奩具豐麗凝之悉散
之妻亦能甘窮苦共乘車入市貿易周用外輒以施人
義季鎮江陵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人或譏為
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子陵亦抗禮光武未聞
巢許稱臣荆州饑義季餽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
門悉給貧者性好山水攜妻子隱衡山絕人迹採藥服
食妻子從其志時有劉麟之者南陽人採藥衡山深入
忘返後居陽岐山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徙居江陵宋武帝領荆州辟為主
簿不起炳善琴書圖畫精於玄理每遊山水輒忘歸凡
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武
帝召為太尉不就衡陽王義季在荆州造其家與之歡
宴辟為諮議參軍亦不起好遠遊晚有疾還自衡山口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

遊皆圖於壁曰撫琴動操欲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
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
楊歡就受之

宗或之字叔粲炳從弟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達炳而貞
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帝使陸子貞三詣或之每辭
疾不見子貞表薦之又不就徵又有宗尚之字敬之雅
好山水徵辟俱不應

雙泰貞隨州人南宋時沈攸之攻郢城招集才力之士
泰貞不肯赴攸之遣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
以過家將母去事迫不得走入蠻詭者至掠其母去泰
貞聞之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
隊長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少時家貧太宗矜之以為竟陵
郡叅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暮討賊每戰輒有功玄
暮甚奇之世祖鎮滎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討元凶免
官復以白衣克直衛太宗即位進龍驤將軍有破南賊
功廢帝徵為光祿大夫卒興世居臨沔水初生當其門
忽生洲及興世顯洲盈十餘頃興世又秉軍旅歷事猜
昏之主能以功名自終固其奇也子欣泰欣時泰少有
志節世祖即位為直閣步兵校尉不以武業自居好隸

書讀子史通涉雅俗交結多名素每下直輒遊園池著
 鹿皮冠柲衣錫杖挾素琴殊不類將家兒舉止也後除
 正員外郎出為鎮軍中兵參軍明帝時為領軍長史遷
 諮議參軍兩解虜圍智畧英邁後與胡松等謀廢立事
 覺伏誅欣時初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時張融為竟陵王
 子良長史乞以身代以欣時父興世之能生其父張暢
 也子良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
 所懷

鄧元起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南齊為武寧太守

梁武起兵元起率眾與武帝會中興初為益州刺史天
 監初封當陽縣侯元起以鄉人度黔婁為錄事參軍

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

黔婁峻潔光濟善謀相洎為善其剋季連不私貨財勸

恤人事後惑於舅子梁紇孫之讒遂踈黔婁等不用由

此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歸養詔徵為右衛將軍

後為蕭淵藻所殺謚忠侯

張彪襄陽人少亡命若耶山為盜率所領歸梁為東揚

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拒之彪部曲家口竝在香嚴

寺盡為陳所獲彪遠若邪山陳遣兵重購彪彪眠未覺

其養犬黃蒼驚吠齧一人中喉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議

之曰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倩遂遇害
庾易字幼時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志性恬靜不交外
物齊王映薦之餉麥百斛易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
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詩比之巢許易以書報之詔徵
為司空主簿不就

庾黔婁字子真易之子幼好學性至孝不失色於人仕
齊為尋陵令政有異績縣境多猛獸皆徙去未幾易在
家講疾黔婁忽心驚流汗即日棄官歸鑿云嘗糞甜苦
黔婁輒取嘗之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若
有琴韻徵君命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塚側起為益州
刺史鄧元起表為長史成都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
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黔婁請書數篋尋
除蜀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黔婁身親殯殮
攜柩歸尋以叅軍侍太子讀書甚見知重

宗史字明敏自涇陽徙居江陵祖景宋徵太子庶子不
就有高名史少勤學有幹局舉郢州秀才歷行叅軍齊
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竝見圖畫史亦預焉尋管
書記出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寵舊多罹
禍惟史以清正免明帝以史為郢州治中以父老去官
南陽王引為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時西土位望推史

為州人所推信高祖師發雍州遣使出自揚口面稟經
畧高祖甚禮之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卒

劉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為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
稱除行湘州刺史事湘部諸郡穰亂州人欲汎舟逃坦
悉聚舟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亂者坦聞之偽
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
明日詣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且得其文書木
末玄紹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不問餘黨論功封嘉
滿子累遷蜀太守

宗測字敬微炳之孫少靜退齊徵為參軍詔徵太子舍
人皆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半圖於壁測
長子賓嘗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緣還為南郡丞付以家
事齋老莊書自隨子孫拜悲泣測去歸不視遂往廬山
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牧江州厚遺贈遺命駕造之
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則中褐對之竟不交言侍中
上秀之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以書測笑曰
真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容徵為司徒主簿不就測善
畫自圖阮籍過蘇門芒行郭上坐卧對之好音律善易
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一卷嘗遊衡山七嶺者衡山廬山
記

范安祖武陵人與族人祖根齊名五世同居齊建元中
旌其閭

唐獻之零陵人南齊時舉秀才官至湖廣都督嚴毅公
清臨事能斷嶺表肅然

韓係伯襄陽人事父母孝謹與隣人居種桑地上為志
係伯以桑之蔭妨他地遷界上縮數尺隣畔隨復侵之
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謝之齊建元
中表其閭

費昶江夏人嘗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梁武帝重之嘆曰
才詞新拔有足嘉異賜絹十匹旌之

周村慈利人隱居天門以耕讀自娛屢徵不起所著
靈泉詩集

周該慈利人以義勇稱從父級宜郡內史王敦之亂級
遣該使湘州約譙王丞其卓起兵勤王為敦所執訊掠
之幾死不言級

周崎邵陵人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
於外與周該俱為魏人所執又責崎臨以白刃曰汝為
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等外援隔絕我當活汝崎
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湖甘卓已尅武
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殺

車胤南平人父育為本郡功曹胤少時篤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囊螢照書及長甚有鄉譽桓溫在荊州引為主簿太元中領國子博士遷吏部尚書王國寶誚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奏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言不羅友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能文會有作郡者桓溫集僚佐餞之友後至溫問之荅曰中路逢鬼抑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表友為襄陽太守可忤道子意乃稱疾不出

虞悺臨湘人王敦有異志譙王承為湘中刺史徵悺為寧陵焚之以報元帝亦不責

岑善芳棗陽人性清慎有器局通經史仕梁為散騎常侍謚敬所著文集七卷其子七人並有操行

魏益得襄陽人有才幹膽力過人數從軍征討有功遷郡守蕭譽蒞襄陽以為司馬承制拜大將軍及譽稱制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加車騎將軍謚忠莊進爵為公配享嘗廟

杜則其先杜陵人居襄陽父懷瑤少有志節仕梁有戰功為刺史魏軍復圍南鄭懷瑤第三子嶷與戰嶷斬其一騎以歸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每出殺傷數百人敵

人憚之懷瑤卒謚植侯則疑之弟幼以膽勇稱為新興
太守元帝以為武州刺史東征侯景至巴陵景遁至石
頭景敗則入據臺城加江州刺史齊將攻秦州則破之
時長史陸納等叛於長沙則大敗之後討平武陵王於
硤石謚武崩兄弟九人竝知名

杜龕岑之子驍勇善戰為鄖州刺史隨婦翁王僧辯討
平河東王谷數與侯景戰敗之加鎮南大將軍據吳興
頻敗陳文帝軍龕好飲酒勇而無畧部將杜秦通於文
帝說龕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雙鬢何可求和因
出私財賞募兵復大敗文帝軍後杜秦降文帝龕尚醉
不覺文帝遣人負出斬之王氏截髮出家

柳元景其先河東解人遷襄陽少以勇稱累遷太尉叅
軍文帝以為隨郡太守時群蠻大為寇郡內少糧器元
景設方畧得兵七百人表裏分使備潛出其後大舉前
後俱發蠻投涓水死者千餘侯景犯闕元景率軍以前
鋒深入轉雍州刺史監諸軍事賊質義宣竝反王玄謨
據梁山垣護之求益兵上使元景屯姑孰元景悉遣精
兵助玄謨由是尅捷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元景起自將
卒朝務雖非所長而器度弘雅不治產業孝武崩廢帝
少有凶德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遲疑

未決帝親討之元景受戮容色恬然子九人並遇禍明
帝物謚忠烈

柳慶遠字文和世隆從弟也事齊為襄陽令梁武帝臨
雍問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慶遠因辟為別駕及帝即位
以帷幄功封雲杜侯出為州刺史加都督慶遠領州勵
清節士庶懷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惠子津為雍
州長史津子仲禮勇力無人有膽氣官至電威將軍陽
泉侯

柳敬禮慶遠次孫少以勇烈聞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
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所部三千赴援至都與京頌
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畧上流景以敬禮為
護軍將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
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
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
熙敬禮與南康王會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家侯蕭
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餘之
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柳霞字子昇襄陽人元景從孫幼爽邁神采嶷然鬢歲
篤好文學世父慶遠特器異之梁西昌侯鎮雍州霞時
年十二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尋辟雍王主簿起家

法曹參軍除工部郎僕射謝舉引霞與語甚嘉之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仕後周為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導民務先以德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天和中卒霞性孝為州主簿時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奉喪中流遇風舟中危懼霞抱棺號慟俄頃風正其舟嘗患疽霞吮之旬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柳靖字思休霞之子少文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除尚書度支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行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秩滿還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所對琴書而已不歷園庭殆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有過靖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謝然後見之鄉里亦慕而化之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皆親至靖家問疾子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才初仕梁歷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饒州刺史

劉之遴字思真虬之子八歲能屬文比長篤學博覽年五十舉茂才明經對策任昉見而異之尚書王瞻調為大學博士為昉作尚書謝表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

果有異才梁簡文臨荊州遷南郡太守武常謂之遴母
年高轉西中郎令就養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
古愛奇嘗聚古器數十百種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
科三傳同意十科上之帝大悅尋避難南還湘東王繹
酖之子三達少屬文有理緻年十二聽江陵令講禮還
仍覆述不遺一字年十八卒題其墓曰梁妙士

劉之亨字嘉會虬之次子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臨
荊州見虬二子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
著後舉秀才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出師南鄭以之
亨為行臺承制大致克復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陷之

劉賞不行已而帝感悟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遴為

南郡太守美緝嘉聲在朱异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出
之亨以代之上謂尚書令何敬容曰長史太守皆是僕
射出入今者之亨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子廣德
亦好學有才任氣歷河東太守之亨弟之遴少有志氣
頗涉文史為御史中丞

庾杲陵字子人黔婁第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
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督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
抄撰羣書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史畏避唯杲陵馱留經
理喪事祭天監初遷尚書工部郎出為湘州別駕俄無

中書舍人拜太子洗馬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
論榮之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終鴻臚卿

宗元饒史之族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為外兵參軍高
祖受推恩至尚書左丞軍國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
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哀賊私狼籍元
饒劾之可其奏元饒性公平善持論諳曉故事明于治
體去有犯法政有不便於民者隨即糾正多所裨益遷
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
乏絕百姓賴焉遷吏部尚書卒後有宗慆者字元慆宗
炳之裔也居江陵少聰敏好學鄉里號為童子學士

湘東王記室掌書記

嚴植之字孝源稊歸人少童之在晚通周易毛詩左氏
春秋鄭氏禮書梁天監中睦為五經博士開館授徒生
儒常數百講說多精當後遷中撫記室參軍

庾曼倩南郡人早有令譽在梁為中書事元帝謂劉之
遴曰荆南信多君子

徐世譜字興宗其先巴東留後人世居荊州為主帥征
蠻獎勇敢有營力善水戰梁侯景之亂因與征討尋領
水軍與景戰於赤亭湖景平以資領河東太守西魏攻
荊門世譜鎮馬頭岸有薊洲魏尅江陵世譜東下依

侯填為侍中左衛將軍陳武帝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
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隨機損益妙
思出人遷護軍將軍

樂願之字文德其先涇陽人徙居南郡歷任京府參軍
父在郢病亡願之忽悲戀因請假還中路聞訃徒跣號
咷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間楹而居恐母哀已
忍病不言為主簿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之
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母聞之曰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
曰卿過枉茅幸愧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從事

預字文介父臨亡執手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
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後官至錄事參軍預謂卅陽尹徐
孝嗣曰外傳似為不軌君蒙武帝殊恩不可同人人笑
楮公至今齒冷無為効尤後為永世令

庾域字司大其先新野人後徙荆南梁辟郢州主簿嘆
其才召為錄事參軍母性喜聞鶴唳命域致之忽有雙
鶴降庭及郢州平封廣縣後軍司馬其子名子興字孝
卿域卒扶觀過瞿塘值灩澦水漲子興哀痛水為之消
有雙鳩巢舟中每聞泣聲飛鳴激切

甄恬字彥約其先中山人後居江陵數歲喪母哀戚若
成人家人矜其稚置肉汁飯中飼之恬不食嘗恨生不



識父悲泣思感忽若有見居喪廬墓側有烏玄黃雜色巢於樹枯哭則鳴又有白雀栖廬之異梁主旌其問後仕至安南參軍

王玄紹江陵人弟孝英子敏三人相友愛凡得珍味必闔族聚食侯景亂城陷為所執二弟爭抱持被害

庾肩吾字真之庾易之子八歲能賦詩為庾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齊學士尋為庶子簡文帝以為度支尚書使喻當陽為寇宋子仙所得欲殺之作詩操筆大美子仙釋之問道歸歷南陽太守封武康侯

庾信字子山有吾子後道絕倫博覽群書尤善左傳任梁為抄撰學士尋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為洛陽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所著有枯樹等賦及諸詩文論者謂於陵之奇肩吾之腹子山無之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少質直以言行著稱博通經史梁時從將軍蘭欽征討夷獠以功為直閣將軍湘衡五十餘洞不賓頴為都督悉討平之封新豐縣伯元帝嘗令朝宰各舉所知未對帝歎曰頴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後封始興縣侯頴

素與陳武帝善乃授衡州刺史懾服嶺南盡有越地至文帝進紀南將軍初刺史袁曇緩寄金五百兩後還其子人服之頗合門顯貴咸振南土委積皆助軍國陳天嘉中卒贈司空謚曰穆

鄧正直衡陽人以行義聞陳未定初歐陽釅刺衡州禮為上客辟知盧陽縣罷征弭盜修城濬河興學崇教人多稱之後因家焉

黃閔博學善屬詞撰沅志精覈唐音懷太子為邵國志多采其說

山安貧武陵人博雅嗜學梁屢奉命為之立學以

南齊撰武陵圖志

桓誕字天生施州人晉桓玄之裔流寓太嘯中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群蠻所歸僭稱施王魏延興二年擁沔水以北漁業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征南將軍兼荊州刺史命尚書郎韋珍偕誕招降桐栢諸蠻封誕襄陽王聽自撰郡縣徙治在朗陵魏南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卒謚曰剛子暉龍驤將軍

裴叔業其先河東人徙襄陽少有志局頗諳將畧仕魏宣武帝為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謚忠武

殷不害字長卿其先陳邵長平人後寓江陵失母所在
時值寒雪死者填溝壑不害行乞求水漿不入口者
七日始得屍葬之江陵仕陳為司農卿為不佞字奉卿
仕梁為尚書中兵部迎母喪歸葬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少儻不拘小節姿貌瓌偉嗜酒
好博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洞以饒勇聞陳武帝
在交趾乃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克廣州計畫多出於
度侯景平追錄前後功封廣德縣侯武帝鎮朱方除蘭
陵太守帝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焉帝討杜
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留府事徐嗣徽等

來寇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使反頓宣於冶城
寺明年嗣徽等濟江度隨眾逐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
郢州刺史無領吳太守文帝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天
嘉初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尋為都督湘州刺史
復為侍中帝崩度預顧命廢帝立進司空謚忠肅配享
武帝廟庭

徐敬成度之子幼聰惠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末定元
年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繫二年得歸時度為吳
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元年為巴州刺史尋為水軍
隨吳明徹平華皎未幾以憂去起為南豫州刺史襲爵

湘東郡公五年除吳興太守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
 敬成為都督乘金翅車引隸沂江陵成濟人皆城守弗
 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包淮陰山陽鹽城三部進寇魯州
 進號壯武將軍鎮胸山以事免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
 卒謚思子敬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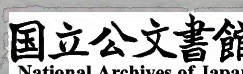
隋○蔡允恭江陵人父大業仕後梁為左民尚書允恭
 美姿容工於詩仕隋為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
 誦遣數宮人俾入宮改內史允恭耻之由是踈斥所著
 有後梁春秋

湖廣總志卷第四十八終

湖廣總志卷第四十九

獻徵三唐五代列傳

唐○許紹字嗣宗安陸人父法光仕隋為楚州刺史元
 皇帝為安州總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大業末
 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千萬開倉
 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
 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
 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
 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宦其子智仁
 為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畧巴



蜀紹遣子智仁壻張玄靖追戰覆其兵江之南有安蜀
城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取荆門紹境連
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
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及王孝恭
等伐銑復詔督兵圖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

許智仁紹長子以紹功擢溫州刺史蕭銑兵旣爲紹所
敗其將陳普環具大艦溯江畧巴蜀紹遣智仁及壻張
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又
遣智仁攻荆門取之初以勲授封孝昌縣公繼守夷陵

終涼州都督

許圜師紹次子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黃門
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
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圜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
犯人田怒而射之圜師掩不奏事聞帝讓曰宰相暴百
姓非作威福乎圜師謝且言作威福者疆兵重鎮慢天
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無兵邪遂免官久之爲虔
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郡有受賕
者圜師不忍按第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節爲廉士
晉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塋秦陵紹初爵
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

子欽寂欽明俱死難

許欽寂紹之孫字以思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
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擒方圍安東
脅令說屬城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
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
忠子輔乾以父死難受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
迎柩還葬

許欽明欽寂之弟以軍功擢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
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
與偕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
醬子有美酒子并乞墨一枝持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
得人欽明從選將練兵乘夜襲賊而城中無寤者遂見
害兄矣死王事世稱其忠

郝處俊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
國拜涇州刺史封餽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
千緡贈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畧暗誦貞觀中
進士授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轉滕王
府屬書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
麗叛詔副李勣征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
處俊方擬胡牀餐乾糲不顧密遣精銳擊之虜卻衆壯

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浮屠廬伽逸多治吐藥高宗欲遂
解之處後諫上不得輕服帝納其言上元初帝觀醮翔
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詔雍顯二王分主
之因以角勝處俊以為不可帝遽止帝多疾欲遜位武
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
持國與人以喪厥家尋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
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
其忠處俊者性朴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
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式石維
已之以無玷不能害也子南容比叟俱躋顯
至孫家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

樊興安州人以罪為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
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後坐事削爵貞觀六年凌州
獠反命討之為左驍衛將軍尋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擊
吐谷渾後軍期多亡失以勲減死後為左監門大將軍
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
校右武侯將軍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
陵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敏悟超絕江總一見知其

今器也授以書傳每讀輒數行俱下遂該洽經史爲時
聞人初仕隋爲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時數與游卽位累
擢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鷄林遣使求
詢書高祖聞而歎曰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
謂形貌魁梧耶詢晚年筆力益遒勁意態俊逸世共寶
之

歐陽通字性本詢之子儀鳳中爲中書舍人累遷殿中
監封渤海子則天初轉司理卿判納言事會以武承嗣
爲太子通固爭忤諸武意下獄死之神龍初追復官爵
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通乃刻意臨做與父齊名時稱

大小歐陽體

劉洎字思道江陵人初以嶺下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
府長史擢侍御史洎言尚書萬幾本宜精選左右丞兩
司郎中使皆得人未幾拜尚書右丞於是尚書復治進
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必往復難詰洎諫以不言爲
德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也皇太子初立洎
上書謂宜尊賢重道帝乃敕洎與岑文本馬周述曰直
東宮帝嘗怒穆裕有詔斬之皇太子輒諫帝喜曰洎等
之力也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洎曰頃上書有不
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死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嘉納

之及征遼東詔輔皇太子監國帝曰社稷安危在焉宜
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戒
曰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
不相能帝還不豫遂良誣奏洎曰當輔少主行伊霍事
帝惑之乃賜死比死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
知之有司皆得罪詔復官爵

岑文本字景仁其先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徙
家江陵年十四作蓮華賦以直父誣性穎敏有姿儀善
文辭多貫綜適王孝恭平荊州本說止侵掠署荊州別
駕貞觀初擢中書舍人草詔號筆職敏速過人太宗親
侍郎專典機務時魏王泰有寵文本上疏勸泰節儉
適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後伐遼東事一委倚籌不廢
手神用頓耗暴卒帝臨視贈侍中謚憲陪葬昭陵爲人
節儉事母孝撫族子故人有恩義欲令兼官辭之始爲
中書令以非勲舊任重責有憂色或勸營產業文本嘆
曰吾漢南一布衣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俸已重矣
尚何殖產業耶從子長倩官至文昌右相孫義爲金壇
令仲翔爲長洲令仲林爲溧水令皆有著績

岑長倩江陵人文本從子官至文昌右相武后篡位張
嘉福等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

更立又詔天下立太雲寺長倩爭不可遂與諸武忤罷
爲行軍總管尋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謀反斬于市五
子同賜死睿宗立追復官爵改葬

岑羲字伯華文本孫累遷太常博士坐長倩貶復以薦
爲中書舍人時未微不正武三思用事敬暉欲表劄諸
武封王者衆不敢爲草獻羲爲之詞羲勁切左遷祕書
少監進吏部侍郎羲勁廉爲時議嘉仰官至侍中初節
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連謀羲保護得免後帝見實
錄褒賞之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林尚州
刺史子姓在清要者數十羲歎曰物極則反良可惕然

以不能進押生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岑參襄陽人其本曾孫少孤五歲讀書比長徧覽經史
綴之爲辭迥拔張秀夫寶中進士歷右補闕頻上封事
指譴權佞改太子中允兼侍御史補嘉州刺史宰相杜
鴻漸表薦爲職方郎中著感舊賦自叙卒子佐公復纂
前緒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預之遠裔擢進士爲陽城尉特
才傲世兄疾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本重司戶
耶若訥構其罪將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李重
於堂左右殺并李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

故誤我審言免官還蘇頌復其烈誌其墓後武后召審
言用之今賦歡喜詩嘆重其文遷膳部員外郎尋流澤
州入爲修文館直學士卒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等文
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絲審言從五
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擢進士歷殿中侍御史嘗道
遇吏部尚書本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郎屈之而
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
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審言生于開州也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也進士第始調清原丞永昌元
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柬之爲第一授鳳閣舍人時
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
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聖中國王者忤旨出爲合蜀二
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
之論其弊謂置官留戍不便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
覲同藩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
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
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

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
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
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
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宗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
為相者宗曰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
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
之嘗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
漢陽郡土加持進罷政事東之無失權願遷襄州養疾
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禮之又詔為定鼎門
守至州持以法雖親舊必深也後法也貸特議以

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馬命漢水漲黃州東之因遷
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
流龍州憂憤卒年八十二皇宗初贈中書令謚文貞授
于一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獄心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其嗣宗襄陽人性至孝親沒居喪踰禮子怱侍養彌篤
宗卒廬墓產紫芝孫恭先曾孫仁恕皆以孝行被旌
世表稱二門四孝張東之為製碑
尹怱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哀公禮甚真觀中特蒙
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為守孝至孝二場方備養父疾
而怱不解衣歷年形貌頹瘠喪至隕歿父卒負土成墳

朝夕號慟有紫芝之產丞側州將楊洪武奏評試信著於
 鄉閭淳孝通于幽顯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改其閭為南
 陔里張柬之為記于恭先孫仁恕皆有孝行俱被旌
 俞文俊荊州人武后時有山出於新豐稱為慶山羣臣
 稱賀文俊上書言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
 氣隔塞山變為灾非慶也后怒流之嶺南

席豫字建侯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周七世孫徙家河
 南舉制科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首科補襄邑
 尉會梁安公主請為王太女豫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
 人為寒懼太子公聞其名時表為諫官豫耻汗有

云俄舉賢良方正為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擢羣

累遷中書舍人與韓休名相甲乙韓休輔政舉代已拜
 吏部侍郎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
 人進禮部尚書四以使者按江西江東淮南河北清直
 無欲不為勢權所惑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
 曰細事不謹况大事耶卒謚文帝以豫詩最上詔曰詩
 人之冠冕也第晉以文名當時

朱村襄陽人以中舉歷著作郎少卿李元實欲取中
 外官俸助軍朴躡不可而止擢國子博士上書言襄鄧
 之西夷漫數百里乃形勝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

下財可使大集且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求無夷
狄侵軼之虞此是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木疆無它
能所善方士許巖士水部郎中何迎表其賢擢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人人大驚俄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委朴
朴移檄四方人避者出甲士資饋饗遠以美餘上無何
巖士敗朴貶鄆州司戶叅軍
李福字能之襄陽恭王神符五世孫舉進士仕至左僕
射留守山南道節度使王先足寇山南帝遣訓鄉兵
邀險拒之賊不敢入封太傅

龐蘊衡陽人襄陽潔身操行臨終招刺史于曠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寶諸所無言訖奄化號龐居士
王仕原宣城人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好游佳山水年十
八登陵山恒獄過蘇門入太行經王屋訪太白終南天
寶中詔徵京邑討論校孟浩然詩集為序詞理卓絕所
著有亢倉子凡九篇

李邕字太和江夏人父善淹貫經籍人號書麓梁顯慶
中兼沛王侍郎註文選邕少謁特進李嶠願讀中秘書
嶠薦之假直秘閣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辨對
如響拜左拾遺玄宗初為御史中丞左遷北海太守盧
藏用戒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莫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

邕不能用邕文章書翰皆過人李林甫疾之被害

李鄴字建侯江夏人邕從孫舉進士累官淮南節度使

吐谷承瓘嘗為監軍薦之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鄴

不喜由權倖進固辭以太子少傅致仕鄴強直無私以

氣自任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然猛決少恩淮南

多陷非法者子栻仕鳳翔節度使

李栻鄴之子仕歷宗正卿宗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

以秘書監卒

李璣字景望江夏人栻之子大中末進士累遷戶部郎

中分司東都黃巢陷洛璣挾尚書入印走河陽時留守

留光章為賊勸遣人索印璣不與光章悟不臣賊名璣

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宗素所器遇後用之李茂真

等上言其非當不獲已罷為太守少師時茂真及王行

瑜擁兵闕下列璣罪殺之都亭驛行瑜誅詔復官爵贈

司徒謚文璣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

章及註解諸書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後贈

禮部員外郎

李沈字東濟璣之子有俊才亦遇害於李茂真王行瑜

贈禮部員外郎

柳渾字夷曠其先河東人入晉遷襄陽遂白籍天寶初

舉進士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拜監察御史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遷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榜其子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進同中書門下帝常親擇史宰畿邑渾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帝然之吐蕃會平涼帝語以和戎息師便渾曰帝王無盟詛蓋盟詛皆在季末夫夷狄獸心以兵制易以信結難夜半吐蕃劫盟兵皆覆帝大驚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之宰相張延賞枯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誘之渾曰舌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罷政事渾嘗辨好談

謹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出游酣醉乃還曠然無黜免意謚曰貞渾母兄識工文章
杜甫字子美七歲屬辭貧不自振客吳客齊趙舉進士不第困長安天寶末奏賦三篇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擢河西尉不拜肅宗立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瑄為布衣交瑄時罷相甫上疏救帝怒詔三司鞠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出為華州參軍擢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往依焉武表為參謀檢校

工部員外郎時遭兵亂往來梓夔間出登衡山因客耒陽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雖遭濁亂挺節無所汗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董挺字庶中武陵人幼嗜詩晚而不倦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鑿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與杜甫盧象包佶李紆游為荊州從事移疾歸卧武陵劉禹錫叙其詩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間得董生之詩如搏玉屏浮層明金翠羽得於遐裔非風塵中物也

李善江夏人有雅行淹貫今古不能屬辭故入號書箴顯慶中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駁析淵洽表上之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說文選學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射策不中第退歸次其文名文數作憂賦河橋霍山桃花賦九諷十原補周禮九夏歌春秋決疑其餘論議皆上別遠非下補近夫非空言也凡二百篇為十卷又請命有司選士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為主崔璞守蘇辟為判官與陸龜蒙為友著鹿門隱書十篇有松林唱和集孫文燦亦能詩官為瀟瀟少卿

鮑防字子慎襄陽人少孤寡彊志於學舉進士第歷太
原節度行軍司馬代宗召見慰遣之俄擢留後兼太原
尹節度使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從德宗奉天進
禮部侍郎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度以公綽等世美知
人時歲旱策問陰陽禳沴質對漢故事免二公上式請
烹弘羊意指當時輔政者或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
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帝見策嘉嘆初防與御史
竇參有郤及爲相防尹京兆追防竝任授工部尚書防
忿不得志卒謚宣防於詩尤工有感感發以譏切世弊
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

綦毋潛字季通荆南人開元中進士爲詩峭峭善寫物
情爲集賢待制終著作郎

陸羽字鴻漸竟陵人初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
畜之既長以易白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爲儀乃以爲姓名隱苕溪自稱桑苧翁性高潔不樂仕
進嘗詔除太子文學不就雅嗜茶善品天下泉味著茶
經二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時嘗茶者至陶羽形置湯
突間祀爲茶神因御史大夫李季卿召羽不爲禮羽更
著毀茶論

劉棗疆襄陽人善爲詩美麗恢贍與李賀齊名王武俊

鎮冀州敬重之辟為從事不應表授秦疆令固辭不受隴西公夷簡復聘為賓卒裴日休為撰墓碑

孟浩然襄陽人好節義喜振人難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玄宗至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召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或曰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其他卒不赴張九齡為荊州辟置于府卒後樊澤為節度使

更刻碑鳳林山南表石墓

張仲孝感人唐天寶中與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同守睢陽霽雲斷指時仲亦截一指以白誓與巡等同死人立廟祀之宋賜額曰昭烈

趙國珍施州人開元中有趙君道代謝氏為犴牒刺史封夜郎郡公國珍天寶中有戰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畧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保障五溪十餘年天下亂其部獨寧仕至工部尚書楚江漁者不言姓氏江陵守崔竝問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曰姜子牙嚴子陵隱者非釣其漁釣其名耳遂鼓柁而去

薛據荆南人骨鯁有氣魄為文亦卓犖不羣嘗著古興詩見志殷璠亟稱之仕至太子司議郎

戎昱荆南人至德間以文召登進士衛伯玉辟為從事嘗著元戎出塞詩京兆尹李鑾欲妻以女命改姓昱拒之德宗建中間歷辰虔二州刺史

力僧護江陵人父昌死其母欲追薦父乏貲護時五歲謂母曰何不賣兒易錢母乃哽咽抱市粥錢薦之僧護隨客之蜀母以憶日盲僧護念母痛死者數後還江陵尋母得見齋戒叩禱以水嗽口詆其目目復明

何堅道州人唐德宗時舉進士堅士見舉于韓愈故愈贈

同道其識堅也丁年為故人吾聞鳥有鳳

歸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巳特楊意銀湖南陽城鳥道

此守念蓋喜二子之得堅猶穎川之獲鳳鳥也其見推

如此厥後有何本何嗣全何洵直何誼直何蓋皆

聖裔俱以茂才舉由科

覃季子祁陽人素性愛書貧甚光介特不苟受施嘗著

文纂黜陟使其書以聞除太子校書元和中為宋州

李寬衡陽人幼業儒而隱元和中遊石梁山蒸湘二水
環帶左右結廬其間刺史呂溫訪之先是齊映爲刺史
建合江亭韓愈詩云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
空闊綠淨不可唾即其處也宋至道間李士真重加修
建自是與高陽嶽麓並名勝矣

孟珩郴州人唐元和間五年崔樞知貢舉試洪鍾待撞
賦舉進士韓愈贈之文曰今年秋見孟氏子于郴州甚
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十
月嘗讀之而憚累見之其所與借盡善人長者吾以是
士以千數吾嘗折肱焉其要在詳擇

固交之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况其細者耶珩所著有
嶺南異物志

周墀字德升其先汝南人自褒成侯寧超徙居黃岡歷
梁隋皆致通顯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辟湖南團練府
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屬辭高古文宗
雅重之遷入翰林學士尋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
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
蠡湖禁止剽劫進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贓
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侍召判度支同
中書門下平章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

海虞縣志 卷之六
和實錄竄寄宓事以廣父功遂削新書累斥王宰等倖
進帝召議河湟事不合旨罷爲歙南東川節度使駙馬
都尉鄭顥言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能詩大中間裴休入相薦之云
羣玉放懷丘壑吟詠性情咤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
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務豹遠跡文采愈奇詔授弘文
館校書郎有詩集行世

段洪古安鄉人剛峭寡合不事產業或與交度非義輒
去後卒于桂陽柳宗元誌其墓

戴簡長沙人以文行累爲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志不
願仕好孔氏書

韓約武陵人仕唐爲虔州刺史歷兩淮發運使權安南
都護文宗時拜金吾大將軍初約在郡修屯田儲餽餉
多著政績

李郇字子玄道州寧遠人唐太和二年舉進士第一時
昌平劉蕡對策譏切時政指斥宦官考官馮宿賈餗龐
嚴每相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貴毗睚不敢取士
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
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所言皆允闕常務類得優調時郇

以河南府參軍入試曰賈遂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
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
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
思愧羞神明今賈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時
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賈
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藉藉歎其
誠鯁至於垂泣謂賈指切左右畏近臣啣怒變與非常
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躬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
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
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枯事取驗如直言何且陛下以直
言召天下士賈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必
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一賈不幸死天下必曰陛
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
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賈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
又言懇乞回臣所授旌賞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
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後歷賀州刺
史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中博學宏
詞科累官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
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

宗捕太醫韓宗紹等詔送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諭諫
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宗紹其術不能效情
有可矜云云帝大怒即日賜罷為荆南節度使路巖章
保衡從為惡言以聞俄斥廉州刺史所善高湘等俱分
貶嶺南巖等殊未慊展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
戶參軍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讒所擠舉以為
寃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
召為刑部尚書侍郎平章事踰三月卒瞻廉約所得俸
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
及門行已終完潔弟叻字元德性仁老幼特與諸兒

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以老言年二十卒

田康施州人貞觀中仕至黔州都督黔中邇臨趙蠻

距夷獠面屬昆明南接洱河山川深莫知道路趙氏

世為酋長夷子渠帥姓季氏與西越皆南蠻別種勝兵

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康諷諭之皆遣使入朝

廖忠婺州人徙崇陽時黃巢亂兄弟二人糾率義旅捍

之有功封虎威將軍弟封端國公大中間戰沒隕其首

猶躍馬七里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唐末山南益孫喜欲襲均州刺

史呂燁行襲時為州校陰選勇士馱乘小舟迎喜給云

願爲前導喜信之乃留其兵江北賦與行襲潛行喜爲
行襲所殺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爲均州刺史昭宗以
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爲節度使

陳光問茶陵人讀書靈巖教授生徒年六十不第一日
忽五鶴鳴舞于前其友沈彬賀曰此登雲兆也勉其再
試果登第時同舉者曹松柯湜劉象鄭希顏與光問俱
年六十時謂之五老榜蓋天復元年也屬國多故問復
歸舊廬

劉虬字復愚長沙人唐懿宗咸通間進士及第爲左拾
遺帝欲調令狐高爲虬同官虬言高無家法布衣竊
相權寵其父緬訴之貶虬爲山陽令寓居漢川垂老
文爲塚于南山刻石銘曰文乎文乎其有神乎山水爲
鎮利其子孫乎

屈隱之祁陽人初舉茂才通判廣州兼司馬事後轉韶
州刺史居官清慎郡人思之

唐節零陵人嘗爲瀧水令去官家於瀧下水石間自號
丹崖翁元次山云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待通
之逸者乃爲之銘

張季秀祁陽人唐末泰二年刺史元結爲道州表其行
於朝云臣州僻在嶺隅土風貪於貨賄季秀介直自全

退守廉讓文學爲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願老山林人
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誠不可不褒尚也望今州
縣造舍給田免其徭役得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
道庶使爲士者識廉耻之方後卒元結爲志其墓
趙知微衡山人唐穆宗時以布衣上言時政詞氣激切
帝命宰相慰諭之竟不能用其言

朱葆光其先南陽人朱全忠篡唐葆光與唐舊臣顏美
李壽數輩携家浮湘寓潭州每遇元會長至節必整衣
立南嶽祠前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壽歸葆光卜築衡
山遂家焉子昂仕宋官至上都侍郎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夙學邁德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
頂而石廩犬柱芙蓉華英舉目盪習烟雲在苒奇絕異
卉獨思成韻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南唐王李景聘之凝
初不屈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與就義以
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元亮之風嗒爾嘯曰昔淵
明不以五斗米折腰吾何久爲人役訓愴若轅下駒耶
卽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聘起爲連州刺史與門下侍郎
張居誅輩爲詩友辭歸復隱于衡山

曹松字夢徵衡陽人學賈島爲詩唐昭宗天復初及第
同王希羽劉象柯榮鄭希彥皆七十餘嘗著臘盡詩自

喻後授校書郎

鄧處訥邵州龍潭人從江西閔頊防秋安南中和中還道經潭州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察使李裕城中無主衆推頊留後請諸朝僖宗加頊節度使處訥爲邵州刺史會頊爲周岳所殺處訥率諸將哭之興兵問罪積八年攻岳斬之累遷武安軍節度使後爲劉建鋒所害胡曾邵陽人長於才幹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乃置門下時雲南叛乘傳入川辭旨不遜使幕客各撰書答之曾辭云四方之於中國猶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趨東海天地尚不能違况於人乎駢盛稱之自是幾

奏皆出其手遂成安定集十一卷詠史詩百首

譚一峯不知其名茶陵人開元次山居道州訪之次山贈之言曰吾於九嶷之下賞愛泉石幾二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焉譚子以文學隱身雲陽之阿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于雲陽其見重於名流如此

五代○梁震其先蜀人梁開平初進士寓江陵高季昌愛其才欲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禍及請以白衣侍樽俎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乃築室於土州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騎黃牛至高廳事高從誨時過

其家禮之

陳起沅江人南唐時舉進士初爲寧鄉令改秭歸疏鑿新灘歐陽修稱之轉湘鄉華鄉令乃遷黃梅有妖寇籍祐幻術惑衆起悉擒之由是知名召拜侍御史

丁必稱字季言蘄州人知臨江軍江西私置例以稅產均敷無稅者以物力稱因積郡帑之贏代輸之後改提刑于潼川

何仲舉道州人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尋與范魯公質同登後唐長興間進士因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仕終天策府學士

劉昌嗣湘鄉人後漢隱帝時爲磁相二州刺史帝遇害

昌嗣憤之即避地衡山馬殷招以賓禮不赴周行逢逼以爲掾昌嗣曰吾嘗致身漢氏縱不能爲夷齊獨不可效梅福乎乃改姓范號愚叟躬耕給饘粥以終身焉

廖偃長沙人光圖之子也後周廣順元年楚王希萼爲馬步徐威所逼幽之衡山時彭師高居衡偃與季父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盍相與輔之率鄉兵與師高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干編竹爲戰艦以師高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月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唐主嘉師高及偃之忠以師高爲都虞侯偃爲

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丙辰復爲道州刺史後死于王
達之亂

李景威長陽人仕高季興爲水軍都指揮宋建隆中假
道江寧以討張文表景威恐宋師襲已欲伏兵攻之判
官孫光憲不從景威扼吭而死太祖曰彼各爲其主忠
臣也命王仁瞻厚卹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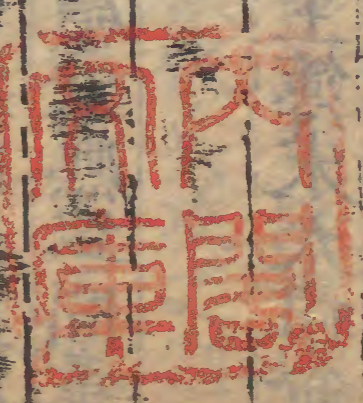
徐仲雅其先關中人徙居長沙甫弱冠馬希範辟置幕
府爲學士時造九龍殿重斂供役仲雅因語及公府制
度奢僭太過引典故以規正之不從後邊鐫入長沙仲
雅適匿周行逢幕其名欲同爲節度判官兩以疾辭
身不仕

吳王恪鎮永州辟爲判官謂長曰
若垂顧黎元有望矣長嘉其意
多所仁善指內肅然

王全州人五代時爲王華指揮使與蠻將戰卒里人
立廟號王司徒在安化東七十里司徒嶺宋熙寧間童
惇開梅山奏加封嘉應侯

吳仲舉字太冲興國人仕爲彭澤主簿宋太祖命
曹彬征江南遣使招降彭澤令欲降舉以義責之乃殺
使者彬執之舉曰吾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

釋之太宗詔李氏舊臣舉至以為鄆州平陰主簿令奉
軍後為零陵令舉學通春秋三傳臨大節知所守云子
二人長幾復次中復孫擇仁



湖廣總志卷第四十九終

